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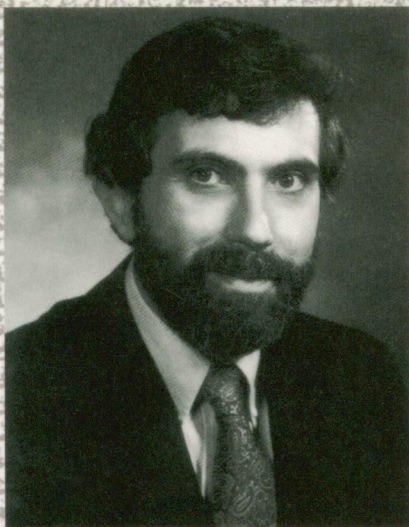
The Accidental Theorist

克魯曼驚奇

大師解讀經濟亂象

And Other Dispatches From The Dismal Science

克魯曼 著 洪財隆 譯
Paul Krugman



作者簡介

克魯曼 (Paul Krugman) 現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1982-83年任職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曾榮獲美國經濟協會頒發的克拉克獎章 (John Bates Clark Medal)。1994年為文指出亞洲經濟奇蹟將不再，因而聲名大譟，奠定他成為新一代經濟大師的地位。

他率先將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概念，引進國際貿易理論，妥善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現象 (Intra-Industry Trade)。在國際貨幣經濟學方面，24歲時他就構築出匯率危機的初步模型，成為該領域的開宗祖師。

克魯曼的另外兩本暢銷著作，《全球經濟預言》(Pop Internationalism)，和《沿街叫賣的繁榮》(Peddling Prosperity)，先覺出版社目前已獲得克魯曼的台灣獨家授權，將在1999年上半年出版。

對克魯曼有興趣的讀者，請上網站拜訪他：

<http://web.mit.edu/krugman/www>

譯者簡介

洪財隆 台灣彰化二林人，中興大學經濟系碩士。德國曼海姆大學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畢業，目前在奧地利因茲布魯克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曾任天下雜誌編輯，新台灣重建委員會政策研究員，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任編輯／周翠如、鄭瑪麗

cover designer 劉修娟

The Accidental Theorist

克魯曼驚奇

大師解讀經濟亂象

And Other Dispatches From The Dismal Science

強力推薦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梭 羅

行政院經建會主委

江丙坤

財政部長

邱正雄

行政院經建會副主委

薛 琦

克魯曼驚奇錄

前言

001

第一篇

工作工作工作

009

意外的理論家

015

企業瘦身

022

凱因斯的庸俗信徒

027

完全高盧人：自由、平等、白日夢

034

第二篇

右派的錯

039

病毒再度來襲

043

供給學派的淡季

047

克魯曼驚奇

第三篇

全球化風雲

075

世界沒有大同

079

歌頌廉價勞工

084

東方紅字：平議中國貿易

092

第四篇

成長的迷惘

103

技術奇譚

107

不平等交易

052

凋零的無花果葉：何以保守派的革命會失敗？

064

變種黃金迷：了解右派的鍍金迷幻

069

克魯曼驚奇

第五篇

投機客出招

147

一則投機慘敗的故事

150

延燒效應

155

中毒的泰銖：誰在亞洲匯市下毒？

160

讓索羅斯打消念頭

168

四％愚蠢

111

替通貨膨脹美言幾句

124

日本究竟怎麼回事？

132

尋找起伏的規律

136

克魯曼驚奇錄

第六篇

市場之外

179

地球的資產負債表：經濟學家的「綠色」貢獻

183

稅與塞車

190

鼠輩民主

198

醫療的兩難

204

消費者物價指數與惡性競爭

212

從二〇九六年回顧過去

219

附註

231

編後記

233

前言

經濟學家通常被認為很乏味。這種評價並不冤枉：大部分的經濟學家確實相當乏味，至少當我們在談論起自己工作的時候。可是，從自然科學家到超級模特兒，其他多數人也都如此，何以唯獨經濟學家被挑出？

答案，我相信乃在於一廂情願。經濟學與世人攸戚相關，她就像凱因斯所說的，「善或惡皆具危險性」，而這樣的影響方式，以文學甚至歷史等學科為例，都不具備。爲了尋求情緒上或政治上的滿足，世人走向經濟學家，然而，他們通常會大失所望。因爲典型的回應總是充滿方程式、圖表以及難以理解的術語。

術語的難以理解是有一些藉口。凱因斯曾在某個地方提過：「經濟學是一種難懂且專門的學問，雖然沒有人會相信她」。其實經濟學的主要概念很簡單，無非是一個命題：人們往來會善用各種機會。加上觀察：我的機會常常取決於你的行爲，反之亦然。但要將這些想法應用於個別情況，比如技術進步對就業、國際貿易對工資、貨幣供給

對經濟成長等影響，在在需要進一步深思，而少許的數學與一些專業化的術語，正可確保你在作這樣的思考時不致離題。無可否認，近代的經濟學家（或其他學術領域）花了太多工夫從事於無厘頭的技術打轉：以奇巧的數學來表達一般用語即可說明的事情，或者掩飾明顯的愚蠢。但並非所有當代經濟學的技藝都用來模糊焦點，有時候薄施技巧的確可收化簡御繁之效。

不管如何，世上確實需要多一些更易讀、有趣，甚至精采的經濟寫作。天文學也是一門難懂而且專門的學問，然而，經濟學界可有足以與已故的莎岡（Carl Sagan）媲美的人物？（你是否知道：美國的消費支出幾兆又幾兆……甬提了！）包括一些當下正熱的議題，經濟學都提供了許多深刻的見解，而這類見解在不用術語的情況下，往往只需花一點工夫（好吧！花一些工夫）就可弄清楚。不過，這樣的說明方式大多得不到出版的機會。我們的職業是一種缺少普及者的職業。

且慢！不是有一群深具影響力、他們的書每每使暢銷書排行榜生色不少的經濟大師嗎？確實有，但他們還稱不上普及者。莎岡即是普及者：他運用巧思讓嚴肅的天文學（指專業天文學家的發現與理論），得以被大眾接受並產生興趣；而我們的通俗經濟寫手卻常讓讀者滿頭霧水；就我所知，毫無例外，他們利用著作以攀緣正規的學術圈，

去傳揚極少嚴謹經濟學家會贊同的論調。往往，這些論調不僅與專業學者的共識相抵觸，可說根本就是錯的，有時候甚至可笑至極。偏偏，不小心的讀者覺得中聽。其實，就大部分的人而言，包括那些自認見識廣博、常看公共電視以及閱讀知識性雜誌的人，對經濟學究竟為何仍然相當模糊。

本書試圖對上述情況作一些改變。一如大部分的學界中人，我自己學術生涯的泰半時間也花在教書、替專業期刊寫論文，以及與同行打交道上面。我以前有個想法：探尋真相並說服特定行家應該就夠了，至於將真相廣為宣傳那屬於別人的工作。坦白說，可以的話，我寧願回到過去那段天真的時光。我覺得自己仿佛已被逐出伊甸園。然而，回頭已經不可能，因為我現在深知，真相這邊未必總占優勢：巧言善辯的江湖郎中往往能讓優秀的好人誤認：他們才是智者；另外，有些顯然荒唐的經濟理念（在我看來）正被外行人當成淵博來崇拜。何況，我不能只坐著期待，誰來為我心目中的正統經濟學做普及的工作。如果想讓事情搞定，我想有必要自己動手。

運氣還不錯，雖然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並非不可達成。如果你夠用心，往往還是可以找到一些蹊徑：一則寓言，一個比喻或者別出心裁的方法，就足以使看起來深奧的經濟學作品平易近人。從中也可以得到許多滿足，特別是在以乾淨俐落的文體

來描述一門專業科目時，琢磨寫作技巧所產生的那種純粹樂趣。

幾年前，發覺自己已投身一種副業，亦即現在得以集結成此書的經濟小品寫作。我常以時事作為切入點，也努力去破解一些看似合理、其實不然的思想，或者提倡一些不易被接受但碰巧是對的觀念。此外，我總別有企圖：藉以彰顯經濟學之思考——真正思考的意義。

如此副業並沒有讓我普受歡迎。很多人對經濟學的諸多概念已經根深蒂固。原因部分出在，日常生活裡的金錢收支經驗，讓我們以為（往往不正確）自己更懂經濟學。而且，接受符合政治偏見的經濟信念，更是易如反掌。如果是這樣的人會如何反應？一旦有個經濟學家告訴他們：有些你們信以為真的事情大錯特錯，就像民俗醫學素來深信不疑，過度憂慮是潰瘍的病因①；或者當他們發現，有些令人厭惡的想法竟然才是普遍真理，一如物競天擇的進化論。或許吧，獲得啟蒙他們應該心存感激，然而事出有因，實際上並非如此。

此外，部分具影響力的寫手或講演者業已投入相當多的心血，從事偽造經濟學的工作：曲解甚至虛構事實，外加巧妙的修辭以掩飾邏輯上的漏洞。特別是這些人以及那些被他們蒙在鼓裡的人，都不會樂見謊言被拆穿。也有人單單聽到如此的主張就大

動肝火：經濟學極有可能已經是一門思考嚴謹的學問，足以逼迫人們去質疑心中的成見。一位憤怒的言論版專欄作家就會這樣寫道：如果這是事實的話，簡直就是不可饒恕的「無知之指控」(accusation of illiteracy)。當凱因斯說出經濟學是一種難懂與專門的學問，「但沒有人會相信它」的時候，他指的正是這種人的心態。

針對這個話題，我最好還是具體明說爭議所在。我發覺有時候列舉姓名有其必要。透過引述高明人士之事例，以便說明他們所提倡的想法之拙劣。這樣做似乎不夠厚道——為什麼要涉及個人呢？我自有一嚴肅的目的。因為荒唐經濟學的散播者正在大玩特玩一種請君入甕(bait and switch)的遊戲。事先承諾將會提供精妙的分析廣為招徠，接著拱出簡化粗糙的故事作為替代。更糟糕的還有，當有人像我一樣試著去反駁這種過分簡化的論述時，得到的回應不外是：「放心，不會有人相信的啦」。然後幾乎毫不遲疑地故技重施，並且說著大致相同的內容。嗯，該如何作辯論攻防呢？捕捉並將他們綁進怪物盒中應該有用。如此一來，既可證實我打的並非稻草人，而是真有其人在做我所批評的事。而且，更有助於呈現一個事實：被動聽、仿佛嚴謹的議論所誤導，與證明這些議論根本就是胡說八道，都不是一件難事。然後我就可以說服我的讀者，我那些不得不說的話才是他們真正需要聽的。至於要聽我的話，或者來函羞辱都無所

謂——可惜爲數頗多的人似乎比較偏愛後者。

即使從事這項副業並沒有交上多少朋友，我倒願意這樣想：最起碼，我也曾對某些人產生了影響。

本書收錄的作品都來自早先的散論，多少略加修改。寫作期間介於一九九五年秋天與一九九七年夏天。那是一段多事的歲月（其他時候又何嘗不是如此？），同時也是左右兩派荒唐想法的盛產期。針對當時新任共和黨衆院多數黨領袖所鼓吹自私型胡說的回應，是書中寫得最早的一篇；後來也有一篇是針對當時法國新上任的社會黨總理，他心腸很好，可惜想法的愚蠢度不遑多讓。總而言之，左右並不是妥當的分類標準，就大部分本書所觸及的議題而言，正統的自由派與保守派一樣犯錯。很多時候，那些沒人願意聽的恰好是實話。

大約半數的作品都曾在網路雜誌《板石》(Slate)上發表過，在那裡我按月爲他們寫「憂鬱科學」(The Dismal Science)專欄^②。其餘的大多刊載於傳統的印刷媒體，諸如：《華盛頓月刊》(Washington Monthly)、《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以及《紐約時報》。另有幾篇從未發表過。雖然很多可說都是針對時事而寫，但我並不是記者。假如說我曾對這些新聞事件的討論有所貢獻，那一定是來自較長時期的觀點。